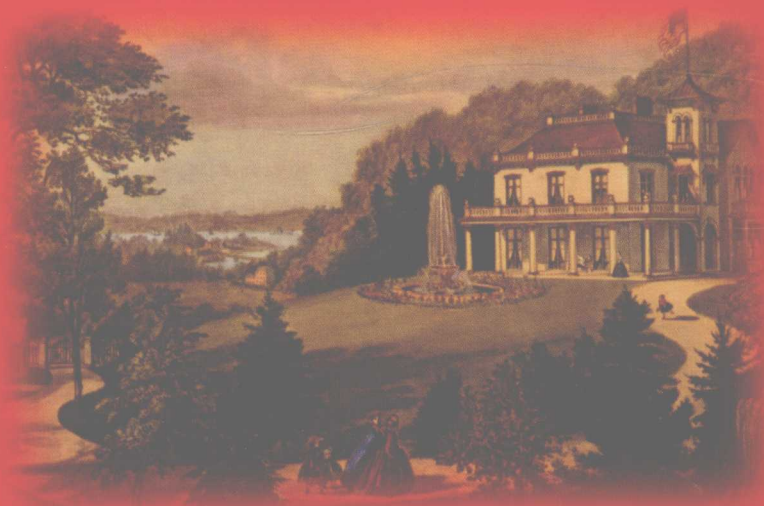


· 经 · 典 · 小 · 说 ·
JING DIAN XIAO SHUO

爱情魔方

珍·安·克兰兹 原著

张小容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565.4
186-3

爱情魔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张小谷

封面设计:李 泽

插图:许 艳

经典小说·爱情魔方

珍·安·克兰兹·原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新华书店总内蒙古发行所发行

广东省信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4.6印张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675-221-8

定价:29.80元

第 一 章

七月初的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有个青年从自己的斗室里走了出来，这间斗室是他在 S 胡同里向二房东租来的。他走到街上，便慢悠悠地、仿佛踌躇不决地向 K 桥走去。

他在楼梯上顺顺当当地躲开了女房东。他的斗室是一幢很高的五层楼房的一间顶楼，与其说像个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像口橱柜。他的女房东住在下面一层的一套独立的房间里，他向她租赁这间斗室是包括午膳和女佣在内的。他每次外出，得经过女房东的厨房，厨房的那扇通楼梯的门差不多经常开得很大。这个青年每次经过，总觉得又痛苦又胆怯，因而感到腼腆，拧紧了眉头。他应付给女房东的钱都没有付，因此怕见她的面。

他不是胆小怕事，他压根儿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动不动就发火，情绪紧张，仿佛犯了忧郁症似的。他常常深思得出神，爱孤独，甚至怕见任何人，不仅仅怕见女房东。贫困逼得他透不过气来；可是近来连这种贫困的境况他也不觉得苦恼了。他再也不做自己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事务，他没有心思做了。其实，他毫不害怕女房东，不管她想出什么主意来对付他。可是站在楼梯上听她噜苏一些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日常琐事，逼讨房租，威吓，诉苦，他就得敷衍一番，抱歉几句，说些鬼话——那不行，倒不如学猫儿的样，乘机逃下楼去，溜之大吉，免得让人看见。

可是这一次上街去，他这么怕碰见女债主，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了。

“我要去干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但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心里思量，脸上泛出怪样的微笑。“嗯……对呀，事在人为嘛，只因为他

胆小，才错失了时机……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我很想知道，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新措施、新言论……可是我废话太多。因为我尽说废话，所以我什么也不干；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或许正因为我什么也不干，所以我尽说废话。我是在这一个月里学会说废话的，因为我整天价躺在这间斗室里胡思乱想……甚至想到远古的时代。现在我去干什么啊？难道我能干这样的事吗？难道这不是开玩笑？完全是开玩笑；那么，我是为了逗自己开心而想入非非；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对，这或许是轻而易举的事吧！”

街上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所特有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这一切一下子就使这个青年本来已经不健全的神经又受到了令人痛苦的刺激。从那些酒店里飘来一阵阵难闻的臭味，在城市的这个地区里，这样的酒店开设得特别多。虽然是工作的日子，但时刻可以碰到喝醉的人们，那难闻的臭味和喝醉的人们把这个景象令人厌恶的阴郁色彩烘托得无比浓郁。有一忽儿工夫，在这个青年那清癯的脸上闪现了一下深恶痛绝的表情。顺便介绍一下：他面貌清秀，有一对漂亮的乌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等以上身材，匀称适中，体格匀称。但不久他仿佛陷入了深思，甚至说得更确切些，好像有点儿出神。他信步走着，不再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再看了。有时，他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因为他有独白的习惯，此刻，他自己也承认有这个习惯。同时他又意识到，他有时思想混乱，而且感到身体瘫软乏力：他差不多已经有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他衣衫褴褛，如果换了别人，即使一向穿得破破烂烂，也羞于在白天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上街。可是在这个地区里，衣服是难以引起任何人惊奇的。因为干草市场^①近在咫尺，妓院栉比鳞次，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区的这些街道和胡同里的居民们多半是工厂的工人和手艺人，有时就有怪模怪样的人们在这个地区里出现，所以遇见一个这种模样的人就大惊小怪，那才怪哩。可是这个青年满腔怒火，鄙视一切，所以他在街上丝毫不觉得自己衣服破烂是可耻的，虽然有时他那年轻人的敏感是很强烈的。如果遇见熟人或者旧同学，那是另一回事，说真的，他压根儿不喜欢碰见他们……可是，这当儿，有个喝醉的人坐在一辆套着一匹拉货车的高头大马

① 干草市场是彼得堡的一个广场，《罪与罚》的情节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展开的。

的笨重的大车上，不知何故被送往什么地方去，打街上驶过。当大车驶过这个青年身边时，那个喝醉的人突然向他叫喊起来：“嗨，你啊，德国制帽工人！”——他扯着嗓子叫喊，并向青年指指，——这个青年突然站定了，手哆哆嗦嗦地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是一顶圆形高筒帽，在齐默尔曼帽店①里买的，可是已经破旧不堪，因年久而褪尽了颜色，破洞累累，污迹斑斑，没有宽边，歪戴在头上，构成一个不成形状的角度。但他并不觉得害臊，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甚至像是一种恐惧的心理。

“我早就知道了！”他惶窘地嘟哝说。“我也这样考虑过！这糟透啦！这样的糊涂事情，或者一个细枝末节，都会破坏整个计划的！的确，这顶呢帽太惹人注意了……一顶样子很可笑的帽子嘛，所以它引人注目……我那破烂的衣服得配一顶制帽才好，哪怕是一顶薄饼样的旧制帽，只要不是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就行。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里外就会引起注意的，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印象……重要的是，以后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印象，那就算是一件确凿的罪证。干这种事，必须尽可能少惹眼……事情很小，但细节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细枝末节也常常会破坏全局的……”

他不必走很多路；他甚至知道，从他的房子大门口到那儿有多少步路：总共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在胡思乱想中，竟把这段路一步一步地数了一遍。当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幻想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只是这些幻想中那个荒唐的但却富于魅力的大胆行为打动了他的心。现在隔了一个月，他开始有新的看法，尽管他独个儿自言自语着，嘲笑自己的无能和缺乏决心；但他不知怎的甚至已经不由地习惯于把这个“荒唐”的幻想当作自己的一个计划，虽然他还是缺乏自信。现在他甚至要去试试这个计划，他越往前走，心里越发慌。

他走到一幢顶大的房子跟前的时候，心揪紧了，每根神经都战栗起来。这幢房子一边的墙临河，另一边的墙临街。房屋被分隔成许多小房间，住满了各色各样的人：裁缝、铜匠、女厨子、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出卖灵魂的姑娘和小官吏等等。所以，这幢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常常有很多人出入。这里有三、四个看门人。这个青年没有碰见一个看门人，心里很满意，立刻悄悄地溜进了大门，往右边的一条楼梯跑去。这条楼梯又暗又窄，是一条“后楼梯”，可是这条楼梯他已经熟悉了，察看过了。他很喜欢这儿

① 开设在彼得堡的一家帽店。

的环境：在这么一个阴暗的地方，甚至东张西望也不会引起注意的。“如果我眼下就这么害怕，一旦我真的干起来，那会怎样呢？……”当他上四楼去的时候，不由地想道。在这儿，有几个退伍士兵模样的搬运夫拦住了他的路，他们正在从一套房间里搬出家具。他早已知道，住在这套房间里的是一个有家眷的德国人，一个官吏：“那么，这个德国人现在要搬走了；那么，在四楼上，在这条楼梯和这个平台上，往后有一个时期，只有老太婆的寓所里住着人。无论如何……这很好……”他又想起来，一边拉老太婆的寓所的门铃。门铃发出一阵轻微的丁当声，仿佛这个铃是白铁制的，而不是铜制的。在这种式样的房子里，像这样的小住宅差不多都装了这种门铃。他已经记不起这种小门铃的响声，现在，这种异样的门铃声仿佛使他忽然清楚地想起一件事来……他突然哆嗦一下，这会儿他的神经太脆弱了。不多一会，门闪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妇人显然怀疑地从门缝里打量着来客，只看见她那对小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芒。可是，看见平台上有很多人，她胆壮起来，这才把门开大了。青年跨过门限，走进一间用板壁隔开的阴暗的前室，前室后面是个小厨房。老妇人默然站在他面前，表示问意地打量着他。这是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约摸有六十来岁，一对小眼睛目光尖利而又凶恶，鼻子又尖又小，头上没有包头巾。那淡黄色的、有点儿斑白的头发用发油搽得油光光的。她那如母鸡的脚一般细长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虽然天气炎热，那件穿坏了的、发黄的毛皮短披肩还在她肩上晃动。老太婆不停地咳嗽、呼哧。大概这个青年用异样的目光瞥过她一眼，因为那怀疑的目光突然又像刚才一样在她的眼里闪了一下。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月前上您这儿来过，”青年赶忙嘟嘟囔囔说，半躬着腰，因为他想起来，态度应该和气些。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口齿清楚地说，她那怀疑的目光还是没有从他的脸上移开。

“这会儿……我又是为了这样的事……”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往下说，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老太婆的怀疑使他感到惊奇。

“也许她常常是这样的，那次我没有注意到罢了，”他快快不乐地在心里寻思。

老太婆一言不发，好像在深思；接着让到一旁，指指房间的门，让客人先进去，说道：

“请进吧，先生。”

青年走进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糊着黄壁纸，窗口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薄纱窗帘，这时夕阳把房间照得很明亮。“那么，那时阳光也会照耀得这么明亮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头脑里仿佛不由地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他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扫了一眼，想尽可能察看一下，记住它的布置。可是房间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摆设。家具都是陈旧的，黄木制的：一张有高高的弓形木靠背的长沙发，前面摆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靠窗间壁是一只有一面镜子的梳妆台，两边墙跟前摆着几把椅子，墙上挂了两幅装在黄色镜框里的极便宜的油画，画的都是手里捉着鸟儿的德国少女，——全部家具就是这几样东西。在角落里，一幅不大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一切都纤尘不染：家具和地板都抹得亮晶晶的；所有东西都很光亮。“丽扎韦塔干的活，”青年心里想。整个寓所里都看不见一丝灰尘，“只有凶恶的老寡妇的家才这样整洁，”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暗自想，一边好奇地斜眼看看挂在第二个小房间门前的那幅印花布门帘。在那个房间里摆着老太婆的床和一口五斗橱，他还没有往里面张望过。这是一套只有两个房间的住宅。

“您有什么事吗？”老太婆厉声问，一边走进房间里来了。她照旧站在他面前，以便面对面地看他的脸。

“我带来了一件押品，您瞧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镌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制的。

“上次的押款已经到期了。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在两天前满了。”

“我会再付给您一个月利息的；请您宽限几天。”

“先生，宽限或者现在就卖掉您的押品，这都由我作主。”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这只表值钱吗？”

“先生，你拿来的东西都不值钱，这只表也不值几个钱。上次那只戒指我给了您两张一卢布的钞票，可是花一个半卢布就可以在珠宝店里买个新的。”

“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会来赎的，这是我父亲的表。我不久就会有钱。”

“如果您要抵押，一个半卢布，预扣利息。”

“一个半卢布！”青年突然叫喊起来。

“随你的便。”老太婆把表还给他。青年拿回表，心里很气愤，本来想走了；可是一想到他没有别的路子，而且他上这儿来还有别的目的，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

“拿钱来吧！”他粗声粗气地说。

老太婆一边把手伸入口袋里摸钥匙，一边往门帘后面的那个房间走去。青年独个儿站在屋子当中好奇地侧耳谛听着，心里转着念头。他听见了她开五斗橱锁的声音。“大概是头一只抽屉。”他想。“那么钥匙是藏在她右边的口袋里……所有钥匙都串在一只钢圈上……有一把钥匙最大，比别的钥匙大两倍，带齿的，这当然不是开五斗橱的钥匙……那么一定还有一只什么首饰箱或一只小箱子……这必须弄清楚。小箱子的钥匙都是这样的……不过这是多么卑鄙啊……”

老太婆回来了。

“先生，钱给您：一个卢布的月息是十戈比，一个半卢布的月息应是十五戈比，预扣一个月利息。此外，以前借的两个卢布按同样的月息计算，应扣二十戈比。所以，共扣除三十五戈比。您那只表，我现在还应该找您一卢布十五戈比。钱请您收下。”

“怎么！现在只剩一卢布十五戈比啦！”

“一点不错。”

青年不想争论，把钱收下了。他望着老太婆，并不急于要走，仿佛还要说句什么话，或者干一件什么事；可是似乎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过几天，我也许还要拿一件东西来向您抵押，是一只银制的……精美的……小烟盒……我从朋友那儿拿回来，就……”他心慌得说不下去了。

“先生，咱们到那时候再谈吧。”

“再见……您常常独个儿在家里吧，令妹不在家吗？”他一边往前室走去，一边口气尽可能随便地问。

“先生，您问她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我不过问问罢了。可您马上就……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慌张地走了。他越来越发慌。下楼的时候，他甚至好几次站定，仿佛有一件什么事突然使他吃了一惊。他终于走到了街上，感叹地说：

“天哪！这是多么可恶啊！难道我……不，这是胡说八道，真是荒唐透顶！”他断然补充说。“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念头？我的良心竟能干这种坏事！这到底是卑鄙下流的，可恶，可恶！……我足足有一个月……”

但是他没法用言语或者感叹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安。一种无限厌恶的感觉还在他上老太婆那儿去的时候，就开始使他的良心感到难受和不安了。现在这种厌恶的感觉这么强烈，而且这么显明，他甚至苦恼得不知怎样才好。他在人行道上踉跄地走着，像个醉鬼，没顾到来往行人，跟他们撞个满怀，等到他走到了下一条街，这才清醒过来。他朝四下望望，才知道他是站在一家酒店附近，上这家酒店去，要从人行道上跑下一条通到地下室的楼梯。这当儿，恰好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从酒店门里走出来，他们互相搀扶着，边骂边爬上街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假思索，立刻就往下跑。他从来没有进过酒店，可是现在他头昏目眩，渴得难受。他想喝冷啤酒，尤其他认为突然感到全身瘫软乏力，是由于肚子饿。他在一个阴暗而肮脏的角落里靠一张发粘的小桌坐了下来，喊了啤酒，把第一杯啤酒一口气就喝光了。他顿时觉得心里舒服些了，头脑也清醒了。“这都是胡思乱想，”他满怀希望地说。“不用着慌，不过是体力衰颓！喝一杯啤酒，吃一片面包干——立刻就会精神振作起来，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呸，这有什么不得了！……”尽管他鄙夷地啐了一口，但他显然高兴起来，仿佛突然卸下了一副重担。他还友好地向在座的人扫了一眼。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也略微感觉到，他那变得乐观的心情也不是正常的。

这时候，酒店里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人。除了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以外，又有一伙人——五个男人和一个姑娘——带着一架手风琴，继他们之后，走出去了。他们走了后，酒店里就显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还剩两个顾客：一个已经喝醉了，但醉得并不厉害，面前摆着一壶啤酒，坐在那里，样子像个小市民；另一个是他的酒伴，这是个肥胖魁伟的大汉，上身穿一件西比尔加^①，一部大胡子已经斑白。他已经喝得烂醉，躺在一条长凳上打盹儿，有时，好像睡意朦胧似的，突然张开两臂，把指头弹得直响，并且支起上半身，但没有在长凳上坐起来，胡乱地哼着一支什么歌，一边努力追忆着歌词，像是在唱：

我爱妻子有一年了，
我爱一妻一子有一年了……

或者忽然醒来又唱道：

① 一种有褶的俄罗斯旧式细腰短上衣，用毛皮镶边，有条不高的硬领。

我在波季雅契街散步。
碰见了以前的情妇……

但没有人分享他的快乐；那个一言不发的酒伴甚至带几分敌视和怀疑的神态，看着他的这些情感的迸发。这里还有一个人，样子像个退職官吏。他独个儿坐着，面前摆着一瓶酒，有时呷一口，朝四下望望。他似乎也有点儿烦恼不安。

二

拉斯柯尔尼科夫孤独成性，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避不跟人来往，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里。然而目前他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去跟人接触。仿佛他有了一种新的性格，并且热切地渴望去跟人接触。一个月来，他苦思焦虑，忧闷不乐，情绪紧张，以致精疲力竭。他很想去换一下不论什么样的环境透口气，哪怕时间很短也好，所以现在他在酒店里不管环境怎样齷齪，还是流连忘返。

酒店老板是在另一间屋子里，但他常常走到店堂里来，他从那儿走下几级台阶来到店堂里的时候，最先让人看见的是那双擦得乌油光亮、有红色大翻口的漂亮的靴子。他穿着一件腰间打裯的长外衣和一件油污斑斑的黑缎背心，不系领带。他的脸仿佛上过油，就像铁锁上过油一样。在柜台后边站着一个十四岁模样的男孩，另一个年纪更小些，顾客喊酒，他就送酒去。柜台上摆着小黄瓜、黑面包干和鱼块，这些东西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酒店里很闷热，叫人坐也坐不住，而且酒味这么重，似乎只要要闻闻这种气味，不消五分钟，你就会酩酊大醉。

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的甚至是毫不相识的人，可是一见面，还没有谈过一句话，不知怎的，他就忽然意想不到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个坐得不远、像个退職官吏的顾客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正是这样的印象。青年后来好几次回忆这个初次的印象，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预感。他不断地打量这个官吏，当然，这是因为后者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大概很想跟他谈话。那个官吏有点儿习惯地、甚至厌倦地，而且还带点儿高傲鄙薄的神气看酒店里其他的人，包括那个老板在内，仿佛他们都是无知无识的下等人，他不屑跟他们谈话。这个人已经五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结

实，头发斑白，头顶上秃了很大的一块，由于经常喝酒，脸浮肿而又发黄，甚至有点儿发绿，眼皮微肿，那对细小得像裂缝但却奕奕有神、微微发红的眼睛炯炯放光。可他有个很奇怪的特点：甚至他的目光似乎还闪烁着喜悦的光辉，——大概带有理性和智慧，——但仿佛也隐约地显出精神失常的神态。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玄色燕尾服，钮扣差不多掉光了。剩下的一个也快要掉下来。他还扣着这个钮扣，看来还想保持一点体面。在黄土布的坎肩下面露出了胸衣，这件胸衣已经皱得不成样子，肮脏不堪，浸透了酒渍。脸是照官吏的式样修的，但已经修了很久，所以又长出了瓦灰色的浓密胡茬。他当真有一副官僚的气派。但他心神不安，将头发搔得乱蓬蓬的，有时，把袖管磨破了的两个臂肘支在因酒汁溢出而发粘的桌上，双手托住头，闷闷不乐。末了，他直视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提高嗓门决然说：

“我的先生，恕我冒昧，我可以向您请教吗？因为尽管您的外表不十分华贵，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喝酒。我一向尊重既有学问又有真挚感情的人，而且我还是个九等文官呢^①。马尔美拉陀夫——这是我的姓；九等文官。恕我冒昧，请问：您有工作吗？”

“不，我在念书……”青年回答道，那非凡文雅的谈吐、这么直截了当的谈话，使他有点儿惊奇。虽然，不久以前，他有过片刻工夫很想去跟人接触，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接触，但是当他听到果真是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不快和愤怒，就像他平日讨厌跟他接近的或者只是想要接近他的一切人一样。

“那么是大学生罗，或者以前是大学生！”那个官吏高声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老经验嘛，先生，屡试不爽的经验嘛！”他拿个指头按在脑门上，表示他有个灵敏的头脑。“您从前是大学生，或者搞过学术研究！对不起……”他站起来，拿了酒瓶和玻璃杯，踉踉跄跄地走到了青年跟前，在他旁边坐下来，身子稍微侧向他。他喝醉了，但是谈锋还是很健，只偶尔有点前言不搭后语，话很噜苏。他甚至这么热切地渴望跟拉斯柯尔尼科夫谈话，仿佛他也有一个月没跟人谈话了。

“先生，”他几乎庄严地说。“贫非罪，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是求乞，先生，求乞是罪恶。如果您清贫，还保持着您那天

① 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制订了文武官员“等级表”，后来稍加修改，一直实行到一九一七年。文武官员分为十四等，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

生的情操的高尚，可是去求人布施，那就决不能保持这种高尚，而且谁也做不到。乞丐甚至不是被人用棒撵出的，而是用扫帚扫出人类社会的，让他受更大的凌辱嘛；这也是公道的，因为我去求人布施，这就是我首先要侮辱自己。所以我上酒店来了！先生，一个月前，我的太太挨了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一顿打，可是我的太太不是我那种人！您明白吗？对不起，我还要问您一句话，虽然完全是出于好奇：您在涅瓦河上干草船里宿过夜吗？”

“不，没有宿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就是从那儿来的，我已经宿过五夜了……”

他斟满了玻璃杯，一口气喝完了，接着沉思起来。他的衣服上、甚至头发里有些地方当真粘着一根根干草。他很可能有五天没脱衣服了，没洗脸了。他那双手尤其脏，这双手丰满而又发红，指甲里嵌满了污垢。

他的谈话显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尽管是没精打采的注意。站在柜台后面的两个孩子吃地笑了起来。酒店老板似乎故意从上房里走了下来，想听听“这个有趣的家伙”在说些什么。他坐得稍远，没精打采地但架子十足地不断打着呵欠。显然，在这儿，大家早已熟悉了马尔美拉陀夫，他爱用夸张的说法，大概这是由于他有个在酒店里惯常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交谈的习惯。对有些酒徒，尤其是对那些在家里被严加管束和受苛待的人，这个习惯成为一种需要，所以他们和别的酒徒们一块儿喝酒的时候，总要自我吹嘘一番，仿佛在替自己辩解，要是有可能的话，甚至还要博得别人的尊敬呢。

“一个有趣的家伙！”酒店老板嗓音响亮地说。“你为什么不工作，你既然是个文官，干吗不去办公？”

“先生，我为什么不去办公，”马尔美拉陀夫赶忙接嘴说道，他只跟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话，好像这是他提出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吗？难道我甘心情愿过穷日子吗？一个月前，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动手殴打了我的妻子，可是我喝醉了酒躺在床上，怎么不难过呢？年轻人，请问，您有过没有……嗯……虽然没有把握，但还是去向人告贷？”

“有过……没有把握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绝对没有希望，因为早就料到借不到钱。比方说，您早就清楚地知道这个人，这个可敬的和对社会最有益的公民，决不会给您钱，因为，请问，他为什么要给钱？要知道，他晓得我不会把钱还给他。出于同情吗？可是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经常注意着各种新思想，前两天他说过，

在我们的时代，同情甚至为科学所不许，在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是这样。请问，他为什么要给您钱？虽然早已料到他不会借给您钱，但您还是去告贷……”

“那么您去干什么呢？”拉斯柯尔尼科夫又问。

“假如没有别的人可找，假如没有别的路可走！要知道，得让每个人都有条路可走啊，因为往往有这样的時候，你一定得有条路可走！当我的独生女儿头一次出去兜生意的时候，我也从家里出来了……（因为我的女儿领了黄执照^①过日子……）”他附带补了一句，神色稍微不安地看看青年。“没有什么，先生，没有什么！”因为站在柜台后边的两个男孩子禁不住扑哧笑了起来，酒店老板也微微一笑，所以他马上赶紧声明说。他的神色看来是安详的。“没有什么！他们的摇头不会使我脸红，因为一切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切秘密都已经公开了；对他们的摇头，我不是抱着鄙夷的态度，而是抱着谦逊的态度。让他们摇头吧！让他们摇头吧！‘这个人^②嘛！’年轻人，请问：您能不能……可是，不，让我更有力地更清楚地说一句：不是您能不能，而是您敢不敢此刻看着我，肯定地说，我不是猪猡？”

青年没有回答。

“嗯，”等屋子里又随之而起的哄笑沉寂后，演说家才矜持地、这会儿甚至自尊心更强地继续往下说：“嗯，就算我是猪猡，可她是一位太太！我有一副猪猡相，可是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我的妻子，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一位校级文官的女儿。就算，就算我是下流坯，但她有一颗高尚的心，充满受过熏陶的高尚的情操。但是……哦，假如她能怜惜我！先生，先生，每个人至少要在一个地方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虽然是个宽宏大量的太太，可是她不公平……虽然我自己也明白，她扯我的头发，是由于她可怜我——因为我毫不害羞地反复说她扯我的头发，年轻人，”他又听见一阵吃吃的笑声，便怀着强烈的自尊心承认说，“可是，天哪，假如她哪怕有一次……可是，不！不！这都是徒劳的，不必说啦！不必说啦！……因为我所希望的已经实现了不止一次了，我已经得到过不止一

① 帝俄时代的娼妓执照。

②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彼拉多说这话是对受尽苦难和侮辱的耶稣的那种坚毅和忍耐精神表示敬佩。

次的同情；可是……这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天生是畜生！”

“可不是！”酒店老板打着呵欠，说。

马尔美拉陀夫用拳头坚决地在桌上敲了一下。

“这是我的性格特点！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连她的袜子也被我卖掉喝酒了？不是皮鞋，因为这多少还合乎情理；而是袜子，她的袜子被我卖掉喝酒了！她的一条山羊毛围巾也被我卖掉喝酒了，这条围巾是从前人家送给她的，是她自己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我们住在一间寒冷的屋子里，今年冬天她感冒了，咳嗽起来，吐了血。我们有三个小孩。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起早摸黑干活，擦啦、洗啦、给孩子们洗澡啦，因为她从小就爱清洁，可是她的胸部很弱，像生痼病的样子，这我觉得得出的。我哪会觉得不出呀？我喝得越多，越觉得出。我也是因为那个缘故才喝酒的，我想在杯中物里寻找同情和感情……我喝酒，是为了我要使自己加倍地痛苦！”他仿佛悲痛欲绝地在桌上低下了头。

“年轻人，”他又抬起头，继续往下说。“我从您的脸色看出，您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您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出了，所以我立刻就来找您谈话。我把我的生活情况告诉您，并不是因为要在这些游手好闲之徒面前丢尽自己的脸，即使我不说，他们也全都知道，而是因为我要找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和受过教育的朋友。您要知道，我的妻子在省里一所贵族女子高等学校里念过书，毕业时，省长和其他名流都在座，她跳了披巾舞，因而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奖章……那枚奖章被卖掉了……已经很久啦，嗯……奖状还放在她的衣箱里呢，不久前她还拿给女房东看过。虽然她跟女房东经常吵架，但她还是想在人家面前夸耀，让人家知道，她有过好日子。我不是责备她，我可没有责备她的意思，因为这是留存在她记忆里的仅有的一件事，其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对啊，对啊；这位太太脾气急躁，高傲而又倔强。她自己洗地板，啃黑面包，但不许人家对她有半点不尊敬。她不肯原谅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的粗暴行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因此揍了她一顿，她就躺在床上不起来，这与其说是伤了她的肉体，倒不如说是伤了她的感情。我娶她时，她是个寡妇，有三个孩子，孩子都还很小时。她的前夫是个步兵军官，她爱上了他，便离开家同他私奔。她对丈夫有深挚的爱情，但他爱赌如命，吃了官司，因而死了。他竟然也揍过她；虽然她没有原谅他，——我知道确有其事，我有真凭实据，——可是直到现在她还是常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想念他，拿他教训我。我很高

兴,很高兴啊,因为她认为自己从前是个幸福的人……虽然这不过是存在于她头脑里的空想。他死后,她带了三个幼小的孩子仍住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当时我也在那儿,她穷得走投无路,虽然我见多识广,但我甚至也无法形容她的穷困的境况。她的亲戚都不认她了。但她是个硬骨头,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那时候,先生,那时候我也丧了妻,前妻留给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我便向她求婚,因为我不忍眼看她受这样的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教养的、出身名门的女人竟然答应嫁给我,她穷到什么样的地步,您可想而知了!可是她嫁给了我!她痛哭流涕,非常伤心地嫁给了我!因为她没有别的办法啊。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不!这种境况您还体会不到呢……足足有一年光景,我忠诚而严格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没有碰过这种东西(他用指头碰碰一壶半希托夫^①酒),因为我也是有感情的。虽然如此,我也没有能够讨她喜欢;可是后来我失业了,也不是因为我犯了过错,而是因为机关里裁员。于是我又喝起酒来!……将近一年半前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这才来到了这个气象雄伟、点缀着无数纪念碑的京都。我又在这儿找到了工作……找到了,又丢了。您明白吗?这次是因为我自己犯了过错而丢掉的,因为我的本性难改嘛……我们现在住着半间屋子,房东是阿玛丽雅·菲尧陀罗夫娜·李彼韦赫赛尔,我们怎样过日子,拿什么付房租,我都毫无把握。那儿,除了我们一家以外,还住着许多人……像所多玛^②一样乱糟糟的……嗯……是呀……同时我前妻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我的女儿在成长中受尽了继母的虐待,这点我不想谈了。因为,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虽然气量很大,可是这位太太性子暴躁,动不动发脾气,说话尖酸刻薄……是呀!嗯,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索尼雅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点您也可想而知。四年前,我教过她地理和世界通史;可我自己也不大懂得这些学科,而且也没有合适的课本,我们有的是什么样的书啊……哼!……现在连这些书也没有了,所以课也不上了。我们只念了波斯王居鲁士^③一章。后来,她年已及笄,读了几本爱情小说。还在不久前,

① 希托夫——酒量名,等于1.2299升。

② 据《圣经》记载,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城市因罪孽深重而被上帝用硫黄和火烧毁,见《旧约全书·创世记》十九章二十四节。

③ 居鲁士(约前600—约前529),古代波斯国开国君王。

她通过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先生借到一本路易士^①的《生理学》。您知道这本书吗？她津津有味地把它念完了，甚至还给我们念了几个片断，这就是她所受的全部教育。先生，现在我向您提一个——我自己提出的——一个人的问题。依您看来，一个穷苦然而清白的少女依靠诚实的劳动能挣很多钱吗？……如果她是老老实实的，没有特殊的本领，即便她双手一刻不停地干活，一天也挣不到十五戈比。而且那个五等文官伊凡·伊凡诺维奇·克洛普什托克，——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借口把领子做得不合尺寸并且缝歪了，不但到现在半打荷兰式衬衫的工钱还没有付给她，甚至还盛气凌人，跺脚，用下流话辱骂，把她撵了出来。可是家里几个孩子都挨着饿……再说，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这时焦急万分，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颊上泛出红晕，——患这种病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她骂道：‘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在我们这里又吃又喝，又要取暖，’可是这儿有什么吃的喝的呢，孩子们都有三天没见面包皮啦！那时我躺着……‘嘻，这有什么可说的！我醉醺醺地躺着，听见我的索尼雅（她性情温柔，嗓音又那么柔和……一头淡黄色头发，那张可爱的脸蛋常常显得又苍白又瘦削），说：‘嘻，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难道我非去干这种事不可吗？’达里雅·弗兰卓夫娜，这个坏女人，警察很熟悉她，已经通过女房东来找过她三次。‘为什么不去，’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嘲讽地回答道。‘爱惜啥呀？好一个宝贝！’可是不要责备她，不要责备她，先生，不要责备她！她说这话的时候理智已经失常了，而且心里万分焦急，又是病魔缠身，孩子们都饿得大哭大喊。她说这话多半是有意侮辱自己，不是真有这个意思……因为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生就这样的性格，孩子们哭号起来，哪怕是肚子饿，她也会立刻把他们痛揍一顿。我看见，索涅奇卡五点多钟就起床了，扎上头巾，披上披肩，从家里出去了，到八点多钟才回来。她一径走到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跟前，默默地站在她面前把三十卢布摆在桌上。她虽然看了一眼，但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拿了我们那块绿呢大头巾（我们有这样一块合用的薄呢头巾），裹住了头和脸，在床上躺下了，脸向壁，只是两个肩膀和身子都在不住地哆嗦……可是我还是和刚才一样躺着……当时我看见，年轻人，我看见，随后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也是一句话不说，默默地走到索涅奇卡的床跟前去了，

① 乔治·路易士(1817—1878)，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和达尔文生理学家。